

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西部田野书系

主编 廖明君

去远方

——一个人文学者的朝圣之旅



郭净 著

Going to the Faraway Lands
A Pilgrimage Journey of an Anthropologist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主编 廖明君

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西部田野书系

去远方

——一个人类学者的朝圣之旅

GOING TO THE FARAWAY LANDS

A PILGRIMAGE JOURNEY OF AN ANTHROPOLOGIST

郭 净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去远方：一个人类学家的朝圣之旅 / 郭净著. —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1

(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西部田野书系 / 廖明君主编)

ISBN 7-219-04728-2

I. 去... II. 郭... III. 喇嘛教—考察报告 IV. B94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0578 号

总 策 划 江 淳

项目策划 李筱茜

责任编辑 韦向克 韦志江

整体设计 小茜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杨 冰 彭青梅

去远方

——一个人类学者的朝圣之旅

郭净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编：530028)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889 毫米×1194 毫米 1/24 开本

6 印张 16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219-04728-2/C·144

定价：24.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Walking Into the Fields of Culture

It is supposed that everyone knows the meaning of “*fields*”, while the “field study” generally us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 is not the exploration of “plow land” or “open country” in common sense. It means the culture full of uniqueness and implications of social practice, folk wisdom, and local knowledge. As the well-known anthropologist Li Yiyuan in Taiwan says, “In a broad sense, all the on-the-spot researches can be named as ‘field study’ which including social surveys and interviews, various questionnaires and inquiries, situate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ethnological investigations, etc.” Accordingly, the so-called “cultural fields” mainly refers to human being’s productive and living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processes, interactions, and creativities associated therewith.

“Cultur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igns for the reason why human being is endowed with humanit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world has turned into a “global village”. There still exists the lack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among different communities, groups, and individuals however. As a result, the cultural diversity, conflicts, and integrations among various civilizations highlight the common concerns of the subject matter of culture, especially the substrate cultures, intercultural existence, and cross-cultural thinking as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In the era of globalized communications, many scholars have been devoting to field study on the subject of culture for years with a prospect that they would have a chance to express their understandings and thoughts of culture and life in the processes of their field study by publishing. It is a good opportunity that Gu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shares the same interests with our scholars. Consequently, this “Series of Illustrated Cultural Fields” has come into view of our readers.

Having adopted the writing format of scholarly essay, the “Series of Illustrated Cultural Fields” communicates the cultural information from the fields by the merged layout of excellent images and texts. Attention is primarily being paid to the concise and fluent texts in factual and vivid details. For the well-disposed pictures, it has been striving toward a cultural expression of the intangible language and conception through the tangible design and form, in order to have the texts and images combined perfectly and brought out the best with each other by showing the inclusive concord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hat is represented in the series is the living storytelling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happened in scholars’ field studies, records, interviews, and events in the processes of ethnographic investigations.

The remarkable advantage of this series is aimed to make the personas and things occurred in the fields alive, and to revitalize the scenes and feelings scholars experienced in their situated field studies. It is of course designed to help readers not only be more explicitly aware of the results of researchers’ investigations but also see the interactions and exchanges between the researchers and the informants, as well as listen for the interviewees’ voice instead of the monologue of researchers themselves. We believe, therefore, this series will bring readers a great deal of the local knowledge, cultural implication, and spiritual resonance from the fields, and also will make a multi-dimensional reading map for our readers being able to walk into the cultural fields together along with the authors.

Based on the specific topics of the series whereas the rich and colorful contents, we divide the present series into two group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furthermore, the domestic one is composed of “east China part” and “west China part”. As a catena, the whole project assembles a book sequence working in concert with three parts — “*Series of Illustrated Cultural Fields: West China Collection*”, “*Series of Illustrated Cultural Fields: East China Collection*”, and “*Series of Illustrated Cultural Fields: Overseas Image-mirroring Collection*” — a succession of intense reading experiences will be evoked for certain.

Let’s walk into the fields to experience cultural diversity with my feet, your eyes, and with our hearts and souls...

Liao Mingjun

总序

行走在文化的田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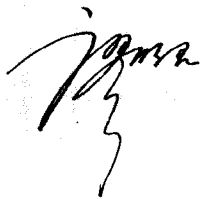
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回答出“田野”的含义，但学术界所常用的“田野研究”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田地、荒野”研究，而更充满着独特的文化意蕴，正如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所指出的：“广义而言，所有的实地研究工作都可称为‘田野研究’，包括社会调查访问、各种问卷测验的施行、考古学实地发掘、民族学调查考察等都属之。”因此，所谓的“文化田野”，主要指的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环境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中生产、生活的过程和结果。

文化乃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重要标志之一。近年来，随着全球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世界虽然成为一个“地球村”，但文化上的隔膜却依然存在。因此，文化的多样性和各民族文化之间所存在的碰撞和整合，使得对于文化特别是底层文化的关注、跨文化生存和跨文化思考成为当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主题。不少学人多年来一直坚持进行以文化为主题的田野考察研究，并希望有机会把自己在田野考察研究过程中的文化思考和生命感悟表达出来，恰好广西人民出版社亦有同样的出版意向，于是，经过交流和讨论，一套《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就得以问世了。

《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采用随笔的写法，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传达来自田野的文化信息。在注重细节真实和情节生动的同时讲求文字简洁流畅；对图片的处理，力求用有形的设计来表现无形的语言，使图片和文字有机地结合，相得益彰，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统一。本丛书讲述的是在田野考察中发生的故事与感受，记录的是在田野考察中采访的人和事。其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让田野中的人与物活起来，让田野中的景和情动起来，读者听到的不仅是调查者个人的独白，还能听到来自访谈对象的声音；读者了解到的不仅是调查者考察的结果，而且能看到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在考察中的互动与交流，并带给读者许许多多来自田野的文化信息以及强烈的心灵共鸣，从而使读者能够跟随作者一起行走在文化的田野上。

鉴于内容的丰富多彩，根据丛书的具体情况，我们把其分为国内及海外两大部分，其中，国内部分又分为“东部”和“西部”，这样，就形成了相互呼应的《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西部田野书系》、《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东部田野书系》和《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海外镜像书系》。

用我的脚你的眼，用你的心我的心，走进田野，感触文化。



为游客背行李的藏族女子



CONTENTS

目 录

总序

Series editor's foreword

引言 /1

Prelude

第一种方式 双脚的行走 /5

Prelude: Going to the Faraway Lands

自己的地图 /5

走，还是不走 /8

吸血医生 /12

往左还是往右 /16

野兽之美 /20

从稻城亚丁回来的旅伴 /26

第二种方式 思想的行走 /30

The First way: Walking on Feet

山的名字 /30

西部的山、树、路 /40

康巴行记 /55

纸的朝圣之旅 /74

第三种方式 诗歌的行走 /120

The Second way: Walking on Thoughts

出海 /120

沙 /123

卓玛，你的眼睛 /127

走路的西藏 /129

看山 /134



引言

去年单位爬西山，我得了中年组第二名。原因是我不知道前面还有个 50 多岁的老同志，看看没人在后头便放慢了脚步。不知道的都说老郭这么瘦还爬得那么快，知道的就说他经常下乡爬山，有什么奇怪。

近几年我在卡瓦格博（传媒说的梅里雪山）调查，时不时会心血来潮搞一回“暴走”。记得有一次住在西单村一个月，忽然想念城市，想玩电脑游戏《魔法门》（这个游戏让人有浪迹天涯的感受），便一大早到村子小卖部前等班车。等了好久，开小卖部的说司机嘎太昨晚拉人去德钦了，我望了望挂在澜沧江对面的盘山小道，买瓶百事可乐，背起包就上了山路。

1996 年到中甸伤了腰，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躺在医院一个月起不来床。后来勉强下乡爬山，居然好了。于是得了个结论：人这种动物的脊柱本来适合爬行，适合走路，但所有的发明都教人坐着，难免要出问题。只要恢复本能而不必找医生，腰部的毛病自然会解决。

其实走路不止关乎身体。去年 10 月我们到卡瓦格博调查，一天早晨，我们的调查队从斯农村走路到之拉。那是整个地区海拔最高的村落之一。这段时间我们为做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前期规划，已经在山里转了半个月，每天主要的任务就是爬山。同行的有两个登山好手：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牛仔专家 Bob，藏族女学者熙绕桑波。另外还有两个老外，是美国大众广播电台的记者比尔和克里斯特，因为年纪大了，都走得很吃力。他们这次专程来跟踪采访我们的田野工作，沿途录下所有听到的声音。走到一段平缓的盘山小路，我和比尔聊起天来。我说曾读到日本一位女子写的诗，只有一句：

出，是为了归。

出，是为了归

我把这首诗讲给比尔的时候，把它翻译成：

Travel, is for return.

比尔很感兴趣，记入了掌上电脑。后来我想到一个更简单的译法：

Out, is for back.

回家以后做主页，我便取了个英文名字：

Go Out.

我对这个中文式的表达自有一番解说：

Go Out，如今已成为许多人的习惯，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外出的目的，不外乎去寻找一处理想的所在，让身心于片刻间获得自由。如今滇、川、藏的许多地区都在争抢“香格里拉”的名号，其实是在争夺旅行者的眼球。可在卡瓦格博漫游的时候，我经常听旅行者们抱怨没有哪个地方像真正的“香格里拉”，尤其是从北美、欧洲来的老外，说起中国居然用这个神圣的名字给一个县命名，都感到不可思议。在之拉的第二天晚上，村长给我们讲香格里拉的来历，说当年美国飞机撞在冰川上，一个长脚杆，浑身长毛的老外被当地的老太婆救了。他指着下面的村子问叫什么，老人回答说：叫“晓格之拉”，藏语的意思是说那村子在“山脚下面”。这话传出去，便叫成了英语的“香格里拉”。

几个外国人听了直笑，后来我仔细想想，老百姓的说法也并非没有道理。香格里拉作为“理想国”和“山脚下面村子”的两种解释正好对应着“他乡”和“故乡”的两个世界。按流行的理解，理想的国度总在别人居住的远方，而故乡由于太熟悉，太平凡琐碎，已经难以安顿充满幻想和烦恼的心灵。殊不知，我们日夜找寻的香格里拉，其实也是人家平凡的家园，那里有下雪的丛林，也有牛屎、苍蝇、跳蚤和蚂蝗。

即使这现实中并没有理想国，我还是愿意不停地 Go Out。只有暂时摆脱惯性的轨道，面对陌生的地理空间，扑满灰尘的灵性才有幡然醒悟的机会。外在的风景就好比一面镜子，只有它的清明，才能照出被贪欲和烦恼淹没在内心深处的“香格里拉”。

Go Out 最简便的办法就是走路，走路的体验完全是自己的，所以我经常一个人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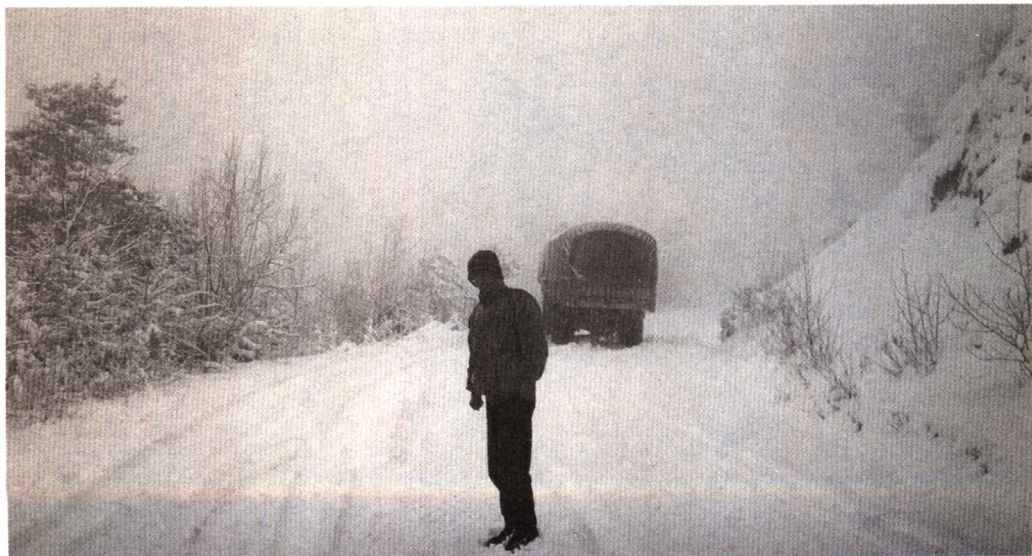
旅途中，躺在康巴的草原上

累了找块大石头躺下，看看起泡的脚趾，又望望深蓝的天（西藏、云南都有这样的天空），一首诗就像树叶那样不用想就飘落下来了：

走呵走 走呵走
走呵走
走到路都老了
还没有找到终点
可起点在哪儿呢

比起老死在方寸之地的树来说，人的活动范围实在要大得多。他的身体和思想都需要相当可观的空间和时间才能容纳。我对现代和后现代没什么反感，因为身体和思想可以寻找的活动空间毕竟越来越大了，比如去上网，比如去旅游。网上的确可以给人们类似于旅途中的交流，当然它的虚拟，使它难以长久吸引我的注意力，难以取代我对具体的人、具体的地点的感受。

旅行则不同，那体验完全是自己的，所以我喜欢一个人行走。我还希望能始终保持学术上的个人立场，尤其赞成罗兰·巴特的意见：除了有关集体和普遍性的知识以外，还应该有一门关于个人的学问，比如说“个人的人文地理学”。这门学问会像古代山水画描



尼西到中甸的公路

述的那样，把求知求悟的心灵带向原野和山地，带到之拉这样偏僻但有味道的村子，而不是带到大学和书斋里。

第一种方式 双脚的行走

自己的地图

让我来说一件有趣的事。

这几年我在卡瓦格博地区做调查，有一次住在冰川脚下的明永村。旅游发达起来，村里一个退伍的藏族小伙子准备开家“穷来客栈”，请我写个招牌。写起兴趣，我又自告奋勇要为他画幅神山导游图。在村长大扎西的指导下，凭这几年在这一带转悠的经验，一个小时左右就把地图画好了。之后我回了昆明。

几个月后再到德钦，见宾馆餐馆到处挂着卡瓦格博旅游路线图，大同小异，怎么看怎么像“穷来客栈”的那张作品。因为当时和大扎西讨论到各景点的路程，都是按步行的时间估算的，后来发现与实际里程有误。这些复制品却不加考证，全盘照抄，被我看出破绽。在县城街上探察不久，果然发现那张原作堂而皇之地挂在一家装潢店墙上，说是从明永借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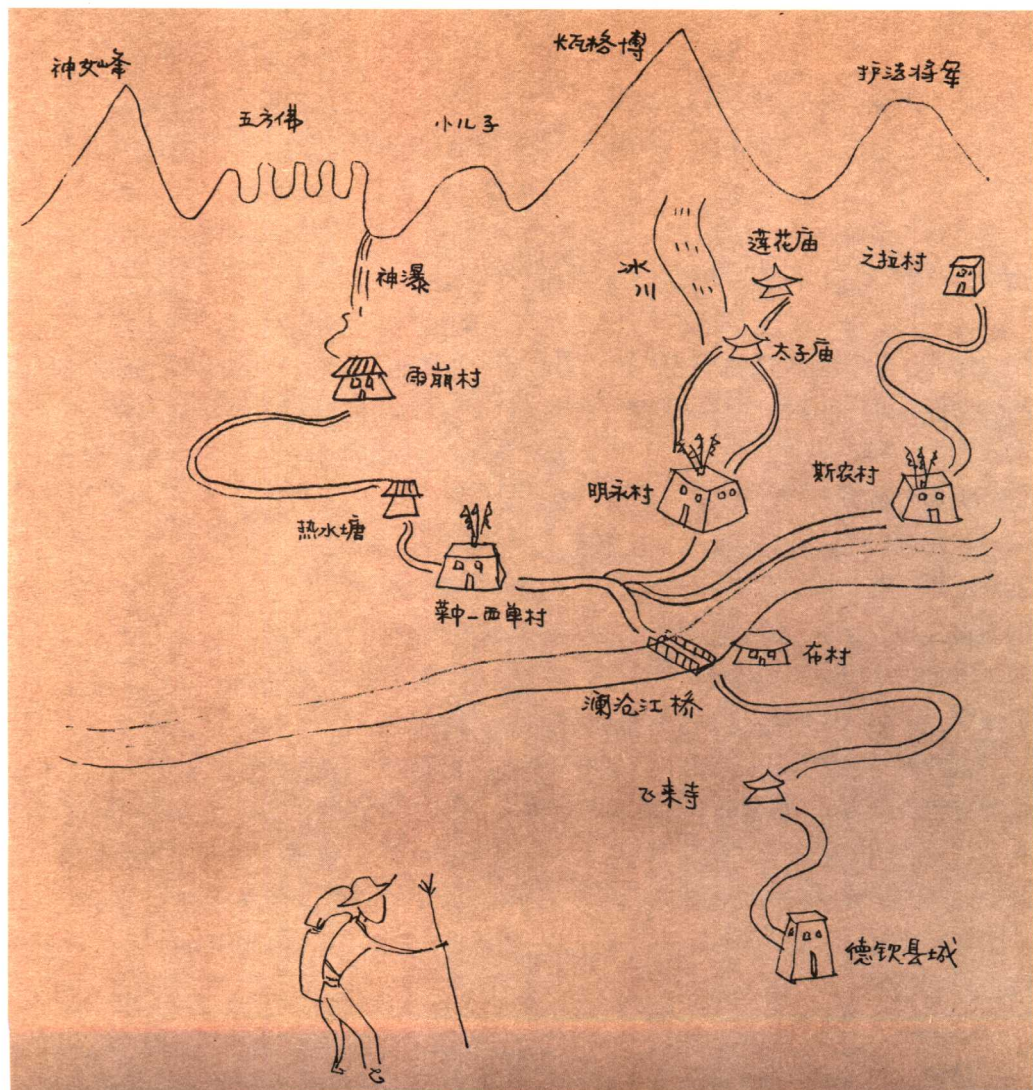
我没有打版权官司，反而任它流传。按照某个有名的理论，一种微小的搅动，会引发巨大的结果。可以预料，这张有趣的地图会被游客饭店甚至有关部门COPY（本单位的同事去那里考察，拍了它的照片拿给我看，以为是村民的民间创作），小则影响人们对一座山的认识，大则影响一个地区的旅游进程，乃至影响“香格里拉”这个流传世界的概念，影响……噢！别在这里灌水，要不把你踢出去！

就像大多数仿作一样，卡瓦格博导游图的“借签者”们都漏了一个细节：左下角一个背背包的小人。不好意思，他就是下本人。仿制事件发生以后，所有的仿制品都汇入了公共意识的主流。只有原（以及本人笔记本上的草图）保留了这个小小的形象，因此得以区别于车站和书店出售的政区图、等高线图、交通图、旅游图、GIS地图、卫星地图等等，而依然属于一个孤独的旅行者。它展示了我在卡瓦格博走过的每个地点和路线，为我划出一条个人地理空间的边界。

它是属于一个人的地图。

对地图的兴趣开始于好多年以前。我上的是师范大学的史地系（就是历史地理系），

记得曾买到一本外国出的《钱伯斯历史地图》，彩色印刷。从上面可以找到亚历山大东征的路线，欧洲从中世纪到近代版图的变化，日本幕府时期各诸侯的对抗与联盟。我对这种把历史知识空间化的方式非常着迷，便根据上课的进度，将相关的地图一幅一幅COPY到大笔记本上，甚至自制了一套云南历史政区演变图。那时不时兴转系，所以我没有当成地理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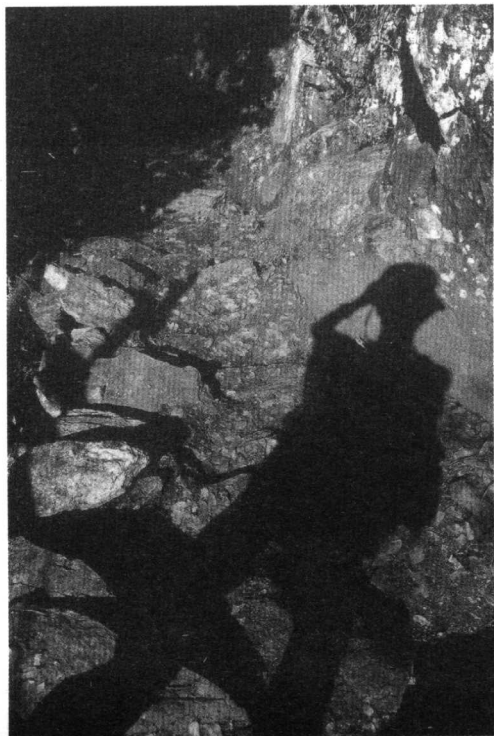
我的地图上，勾画的都是这样的山路

然而，空间认知的本能潜藏在每个人的身体中。即使没有学过绘图，我们也在运用自己的行为，在城市的街道网络里勾画个人生活的轨迹。法国的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写过一本有名气的书，叫《野性思维》。其中，他用大量的调查资料论证一个观点：各个地区的民族都有自成体系的空间认知模式，他们借助的并非抽象的现代地理概念，而是每个人在他熟悉的环境里走路、采集、追捕猎物的具体经验。

我们以为地图只是为公众制作，被公众享用的，可它也出现在你我的脚下。有位加拿大（还是其他国家？）的男子，每年外出旅行，要走遍加拿大进而走遍世界，只为了听鸟的叫声。每听过一种鸟鸣，他就在地图上做一个记号。很多年下来，他画了一幅“听地图”。我想在满世界的旅游者当中，会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能够跨出吵吵闹闹的大众旅行广告，在广袤的大地上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如鸟叫之类，那种声音大概就属于电影电视剧说的“心灵的呼唤”。从书上，从电视屏幕上，从如今新潮的因特网上都能找到甚至下载鸟儿或者其他什么怪物的呼唤，不过房间里的回音很难填饱我的好奇。从藏族的朝圣我得到一个启发：一个单独的人其实需要两个空间，一个空间涉及阅读和思考，一个空间涉及身体力行的运动。天马行空的幻想给了我们一张心灵地图，但它需要另一张双

脚走出来的地图作为投影，才会显得真实可信。

对于走遍中国走遍世界之类的计划我想都不能想，因为我太瘦弱又过了探险的年龄。到了这把年纪，吸引我的不再是大地辽阔，而是大地的深奥。当年随风飞扬的种子现在落地生根，长成了一棵核桃树。仔细想想，从1993年到如今，自己走过的其实就两个地方，西藏的桑耶寺和云南的卡瓦格博雪山。这期间我路过的“地点”有很多，如青海以画唐卡著名的热贡，西藏表演羌姆（跳神）的昌珠寺、建业寺、楚布寺，天津画农民年画的杨柳青，安徽



我的地图上，勾画的都是这样的山路

造宣纸的小村子，贵州演地戏的蔡官屯。可我只在桑耶寺和卡瓦格博画了地图，而且让内心的记忆与它们重合。这种地方并不适合所有游客但一定适合你，所以需要一张地图记录回家的平静。多年以后陷入回忆的时候，你才能依照这幅手绘的图形，用身体把那里的影像重新勾画一遍。

没有自己的地图，你只能在别人的土地上旅行。

走，还是不走

前不久到丽江调查，同行的学者王清华在旅馆里和我聊起纳西族，感慨不已。他讲了下面这个例子：

几年前，他在古城碰到几个上了点年纪的男子，整天带老鹰在石桥上溜达。他很好奇，便和他们混熟了，听到不少放鹰的故事。据说蒙古人占领云南那些年，纳西男子学了驯服老鹰的本领。于是有人为此着迷，时常臂弯上架着鹰儿外出打猎。鹰在天上搜寻，俯冲捕捉野兽，一冲数里开外，人便在地上拔腿追赶。如此一路往前，离家乡越来越远，竟然就不回来了。有的人追老鹰追得发狂，前面是悬崖峭壁也飞奔而去。更有人随鹰儿远走，十年过后，才想起：“喔，要回家了！”

老王写文章号称“云南第一支笔”，聊天更是张好嘴。他是否添油加醋我不知道，趁着兴头，我也讲了个精彩的人物故事给他听。

那人是纳西族的“东巴”（祭司）和志本（下面还有他的故事）。第一次见和志本是在1993年，当时我去中甸县的白地，找他了解东巴造手工纸的情况。在文化站遇到和老先生，他正坐在床前写东巴经。我见这情景难得，便拿出相机为老人留影。窗口的逆光衬出他瘦削的脸颊，他没有管我干什么，自顾自地写着。我边拍照边客气地解释说，这照片是为写书发表用的。等我照完，他说要出去一会儿，办点事，就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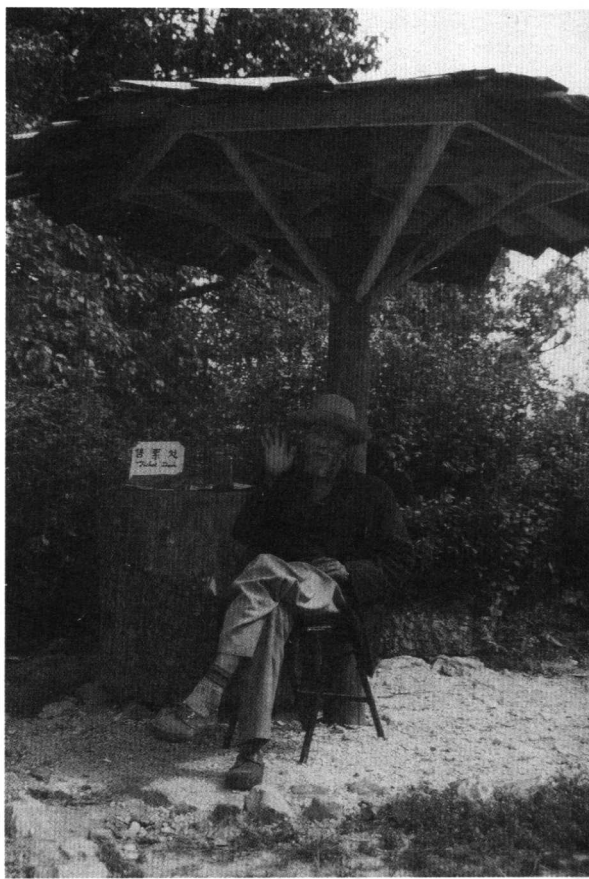
我等在屋里。过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还不见老人回来，心里感到有些毛焦火辣的。这时接我的青年团干部进来，说和志本回骨都村了，不来了。我惊异地问是怎么回事？他说：你刚才讲要他的照片拿去发表，他害怕自己的灵魂被带到老远的地方，回不了家，所以走了。我呆坐着说不出话，那干部也陪我坐着。他见我尴尬的样子，便讲起和志本的事。开始，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渐渐地，他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他讲的根本不是和老先生怎么做纸，而全是他打猎的经历。

这次访问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从此记得和志本这个蛮有个性的老头。

在白地这片天地之间，和志本是最会过日子的人。他除了会当东巴、会种地、会做木匠、会盖房子，还会打铁、编竹子、赶披毡、做香、做女人的木梳子，还有打山。后来几次见他，我们聊的都是打山的题目：

“我打山是因为家里穷。年轻时候，姑娘挺喜欢我的，有些有钱人家的女子，喜欢不敢说，就是因为我家穷。那会儿要集体出工，我两口子加八个娃娃，苦死苦活补不上集体决算的工分，没办法了，只好上山找点能换钱的东西。我晚上背一筐松明，点起火把到山上，不睡觉，到处串。早上天还不亮就把打的野物悄悄背回来，一早又跟大家出工。每年打两三个獐子，卖麝香，一两48块钱，八个娃娃都养活了。

“我先在周围山上打猎，然后再往远处的山走。开春的时节，不管什么动物都在交配，捕获的机会多一些。4月至7月，8月也可以，反正在雨季。下雨天脚印清清楚楚留在动物路过的地方，可以辨认。每年3、4月份出去，有4个月不在家，长的时候半年多。有一次到中甸，三年没回来。别人七八个一伙，我经常是单独一个。带一个背篓，大约四五十公斤重。下边放一个铜罗锅，锅上放粮食，像大米、包谷面之类，吃完了又到村子里换或者买。在上边放步枪，不过我枪用得少，常用一把短刀，很快，可以砍断碗口粗的树干，主要用来解剖野物。工具嘛，有小斧头呀，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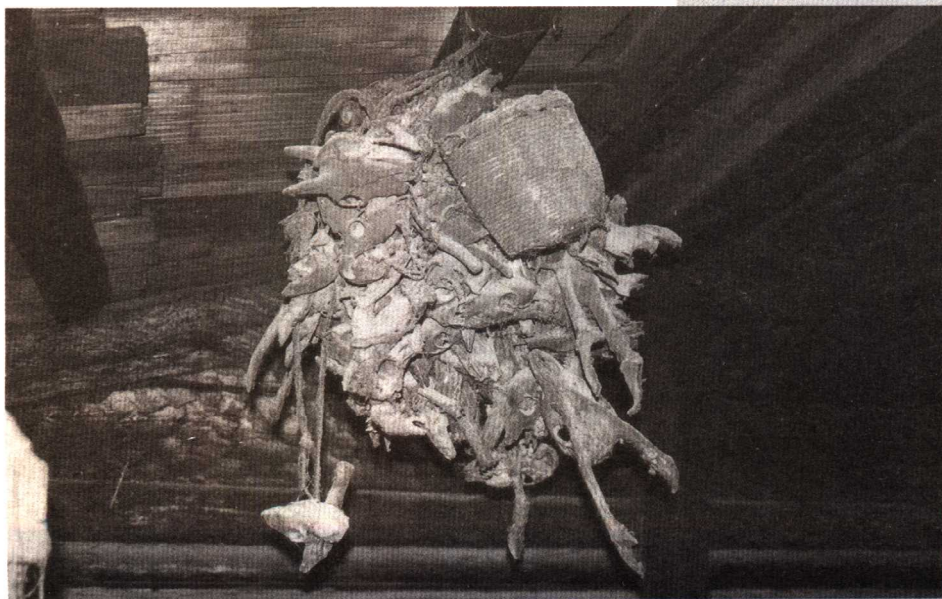
和志本如今在东巴山庄卖票

刀呀，铺盖有一件大衣，一床羊毛毡，大雨也淋不透，反正样样要拿全。

“到一座山，一样不干，先看三天，顺方向、山形，看这座山有哪种动物。如果有岩包包，有林林，就有獐子。因为獐子喜欢跳到岩子上，天晴要躲林林，吃草。还要看地下，是这种动物走的路，又是它的脚印，那就对了。比如獐子要看它的屎，可以知道是公獐还是母獐。公獐的屎有麝香臭，母獐没有……”

老先生讲，他这辈子打过两只熊，两只山鹿，像牛那么大，装了两背篓，马上驮一个，人背一个。其他麂子、獐子的，打的数不完。光兽头就有三四背篓，不能丢，在藏族地方烧了。

我把和老先生的事讲给纳西族学者杨福泉听，他告诉我，做东巴和打猎是有矛盾的。我曾问和老先生，这辈子如果只能有一种选择，那愿意做东巴还是愿意打猎？他沉吟几秒钟，说：打猎。



他把猎到的兽头挂在梁上，祈求这些牺牲灵魂的保佑